

广州 1949： 真实“潜伏”比电视剧精彩得多

■豪门千金偷建“粤港情报运输线”

今年80岁的方郭良老人，住在广州水荫路的一个幽静小区里，她每天一早起来，散步、买菜，老人身板硬朗，衣着朴素。不知情的人可能不会想到，她18岁时就立志入党；20岁时多次携带大量情报赴港，完成了情报输送的关键一环。

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方郭良是豪门千金，她的堂姐夫薛岳是抗日中歼灭日寇最多的中国将军，1949年1月任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主席；父亲方人矩，曾任湖南省贸易局局长，后在广州经商，富甲一方，拥有自己的船队，经常往来粤港澳。

尽管亲友在国民党担任要职，可方郭良9个兄弟姐妹中，有5人参加了共产党，3人参加了共青团。早在1947年，正念大学的方郭良就加入广州地下党秘密外围组织——爱国民主协会（后改称地下学联），1949年3月入党。

1949年，南京被解放，国民政府“总统府”被迫迁入广州，广州迅速成为敌人对抗解放军的重要堡垒，斗争形势变得严峻。广州解放为时不远了，广州地下党组织加紧收集国民党的各种情报，送到设在香港的华南分局，再转送给解放军。

“那时真的不怕死！”方郭良说，为了避免警察检查，她学会了“伪装”——有时穿一身素色旗袍，两条辫子垂在腰间，打扮成去香港度假的学生，把情报夹在笔记本里；有时把自己打扮成娇贵的千金小姐，把两条长辫子梳成一个“U”型，辫子两头各系一个蝴蝶形的彩色丝带，情报就放在一个装丝带的盒子底部，有些写在薄纸上的情报就放在鞋垫里。

有次，军警突然要乘客打开行李接受检查，方郭良带的情报就放在行李箱中装丝带的盒子里。她泰然自若地让军警检查，并打开铁盒说：“这是我扎辫子的丝带。”幸好，检查人员没有翻盒子，不然就暴露了。聪明的方郭良后来想出妙招：父亲常常收到写着“广东省政府”的信函，她把把这些信封收集起来，装好情报。与父亲一起去机场的路上，趁爸爸拿公文包时，她将信封塞在公文包里。到香港后，再把信封取走。由于堂姐夫是一省之长，方郭良往返粤港畅通无阻。

20岁的千金小姐跟在父亲背后，建立了一条稳妥、快捷的“粤港空中情报运输线”。广州解放前的4个多月里，方郭良记不清送了多少情报！

■儿子跪求高官父亲“叛党”

广州解放前后，也有人将地下工作做到了家门口，直接策反父亲！

广州地下学联成员劳永

全的爸爸劳柏秋，曾任国民党广东省军邮会会长，统管广州地区邮政业务，深得蒋介石的信任。1949年夏天，地下党员谢乾双找到劳永全，要他爸爸弃暗投明。“这任务艰巨，你要有思想准备！”

劳永全何尝不知道难上加难！劳柏秋是老知识分子，客厅挂着蒋介石题赠的合影，深悟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古训；父亲家教严格，他几乎没有与父亲平等对话过。

劳永全硬着头皮来到父亲书房，问他对解放军兵临广州城的看法，父亲直摇头，“唉，当局贪污腐败，失去民心，大势所趋！”经过交流，劳永全发现，父亲是不想与那些贪官逃到海南岛去的。不过，他想去香港。

劳永全连忙将父亲的动向报告地下党组织。党组织认为，劳柏秋不想投靠共产党，主要是他对共产党政策不了解，认为解放后要共产共妻，因此必须对他加大宣传力度。

劳永全双膝下跪，告诉父亲，他们姐弟三人全部是地下学联成员，“父亲假如认为孩子大逆不道，是你恋恋不舍的党的罪人，那你就将我们送到国民党的监狱吧。”劳柏秋万分震惊，效忠国民党多年，没想到自己的孩子却“赤化”了。

劳永全哽咽地说：“古人说：‘父有诤子，则身不陷于不义。’你耿直一生，小心被国民党的腐败而连累，遭国人唾骂，这实在太不值得了！”

劳柏秋最终同意“叛党”，将国民党大量情报通过儿子送给地下党组织。广州解放后举行的广州第一届人代会上，父子二人同时成为人大代表，二人不期而遇，惊喜之余，劳柏秋不禁老泪纵横！

■特务高层会议里埋了个“余则成”

电视剧《潜伏》中，孙红雷扮演的余则成，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传递情报。陈超就是现实中的余则成！

全面内战爆发后，广州党组织派中山大学毕业生陈超打入敌人内部。曾担任过少校速记员的陈超，经过层层审查，最终进入国民政府军委广州行营政治部。他利用速记优势，迅速将敌人的人事变动、机构调整、会议记录等机密情报，转交地下党组织。

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后，考虑到广州十个特务机关各自为政，容易泄密，遂成立特种情报处，将这些机构统领起来。每周，10大特务机构的头头都会集中起来，汇报掌握的最新情报，互通有无。

让特务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每个头头可以带一个工作人员与会，这里面就有陈超！每次，特务头头通报最新情报，站在旁边的陈超就将手伸进裤兜，在一张特制的小纸片上偷偷划记号。速记能力超强的陈超，记下了每一句话！

晚上回到位于广州德政

中路的家里，陈超立即将这些速记整理出来，然后走下楼，在门口的石榴树上挂一把扫帚，这暗示，这里安全。很快，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王达就悄悄进来，取走情报。

战败后的国民党如鸟兽散，慌忙逃窜中，国民党组织了一个“劳工访问团”到珠三角一带访问。陈超查阅情报发现，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准备搞反共潜伏组织。陈超感到事关重大，想方设法加入这个“访问团”，详细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，迅速报告给地下党组织。广州一解放，这个组织就被摧毁了。

■警局头目策反13个分局局长起义

陈超正激动地速记特务头头们谈论的最新情报时，潜入广州警察局的程长清正在策划惊天大策反。

经党组织安排，作为国民党编余军官，地下党员程长清1946年来到广州，潜入广州警察局，后来成为独立大队大队长。平时工作，他有意培植自己的势力，为策反作准备。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，局势越来越明朗了，敌人纷纷溃逃，广州一片混乱，程长清觉得机会来了。

10月11日，程长清找来旧部下，探讨时局，他们全都表示愿跟程长清走。10月14日凌晨，程长清得知，太平分局局长黄逸民被委任为代理警察局长，黄沙分局局长练秉彝代理警察局副局长，由他们负责广州的治安。程长清被任命为保卫组长，准备撤退到海南。

程长清急了，直接找到练秉彝，“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广州的武装力量，你是否愿意起义？”

早就认为“留下来就是送死”的练秉彝当即说：“好！我同意。”他还把黄逸民找来，黄逸民也同意了。

练秉彝打电话给广州所有警察分局，13个分局局长同意起义，15个不同意起义的分局局长觉得广州天空“变颜色”了，放下电话，当即逃跑。

上午9时许，卫戍司令部传来命令，马上准备船只，带领队伍撤到海南岛。程长清布置手下假装找船，实际上是到沿江侦察敌情。保警总队副队长李启英犹豫不决，程长清把他拉到警察局礼堂，“你跟他们走，只有死路一条，跟我走是有前途的，你究竟跟谁？”

“我愿意跟你走。”李启英交出了两支3号左轮手枪。就这样，程长清带着警察局上百警察起义，上交了740多支枪。10月14日晚8时，解放军打到广州北郊，程长清立即带着起义的警察，赶过去迎接。1个小时后，关押在警察局和黄华路、仓边路监狱的犯人释放，广州解放了！



叶剑英(左三)、方方(左一)、赖传珠(左二)、陈赓(右二)、邓华(右一)检阅入城部队。



当时媒体对广州解放的报道。



人民解放军进入广州的雄姿。



1949年10月14日傍晚6时，海珠桥被国民党军队炸毁，这是随后修复中的海珠桥。

而在另一头，敌人14日从广州白鹅潭坐军舰撤退。船要开了，陈超以母亲重病要回家见最后一面的说法，借机逃脱。

■无数地下工作让广州顺利解放

“你今天买毛线了吗？”
“没有买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卖完了。”

这是广州地下党员黄蕊华与同志联系的接头暗语。短短四句话，二问二答，不加一个字，不减一个字，对上了才是自己人。

黄蕊华对羊城晚报记者回忆说，当时，城里人觉得要打仗，纷纷外逃或回乡下，城市很多单位缺工。广州地下党组织就通知党员、外围组织成员、积极分子，根据自身特点，应聘不同岗位，“我们选的人，一去招聘，多数会被选上。”大量党员、进步青年就这样逐渐潜入敌人内部。

当时，究竟有多少人潜伏在敌人内部，现在已经无法统计。目前公开的史料显示，广州的工厂、企业、文教卫生单位和许多国民党行政单位，几乎都有共产党人和外围组织成员！这些潜伏人员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就将各单位的情况秘密传给组织。

黄蕊华将部分情报汇总后，交给当时地下党学生线的负责人胡泽群，胡泽群交给方郭良，方郭良再送到香港的华南分局……一张环环相扣的情报网，就这样构成了。

广州市党史办副主任黄穗生分析，解放前，广州靠近英国人统治的香港，而且中共华南分局就设在香港，大量准备外逃的国民党大员也在广州“盘旋”，情报资源“丰富”，潜伏人员万一暴露可立即到香港躲避，这给地下工作带来极大便利，广州潜伏人员众多，搜集的情报资料也多。

(据《羊城晚报》)

链接：

小说《潜伏》作者龙一，本名李鹏。河北盐山人。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。1986年调天津市作协至今，现为天津市作协文学院专业作家。1998年开始发表作品。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文学创作一级。曾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生活史与近代城市史研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另类英雄》、《纵欲时代》和《感性时代》，中篇小说《我只是个马球手》以及中短篇小说和小说理论文章数十篇。

另有历史著作《后宫艳事》与《租界中的老公馆》等。中篇小说《没有英雄的日子》获2003年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。短篇小说《屋顶上的男孩》获《上海文学》短篇小说奖。他的短篇小说《潜伏》改编成3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。